

## 石渠砚话

■梁照堂(著名美术理论家)

近日,得知梁器奇老师仙逝,心情沉痛。他是广美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又是一位独特个性风格的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梁器奇老师在艺术创作与教育事业上,两方面都走过了漫长而独特的道路,他在中晚年阶段,在油画上选择了一条与很多同辈的、受“苏派”影响较大的美术家、油画家不一样的、另辟蹊径的、寂寞而艰难的路。这条路注定是“曲高和寡”,受众多压力的路子。

2018年,广州美院为梁器奇举办过隆重的画展,把他多年来的艺术探索展现在大家面前,当他笔下那种自由奔放式和拙朴率真式的表现手法和明快丰富交叠的绚烂画面出现时,让观众别开生面如沐春风,也因此,他的作品受到了当下艺术界的很高评价。

我曾经是梁器奇老师的学生,他教学的认真负责,诲人不倦的教导一直留在心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梁器奇受广美委派,到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的

## 缅怀梁器奇老师

“罗马尼亚博巴油训班”学习,学成归来后,对后来的美术学子影响很大,可以说在当时“苏派”美术一统天下的美术学院教育下,他另辟蹊径,开创了“博巴式”的创作和教育风格,对当时几乎千人一面的艺术面貌起到了一种开拓的作用。其中,结构性素描和“心感性”非写实色彩影响尤大。我当时也受他影响较多,他让我们的美术眼界、视野、思维都得到了拓展。

还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与梁器奇老师及陈衍宁、刘秉礼合作过一幅油画,叫《唤起工农千百万》,陈衍宁与我都是梁器奇老师的学生,当时与梁老师一起创作,可谓亦师亦友,打成一片。后来,这张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彩色版以及广东一些刊物也出版过,原作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这幅画后来作为红色经典作品参加过在2005年于广东美术馆举办的“毛泽东时代美术大展”以及后来几个有关红色历史回顾的美展。

梁器奇老师的艺术经历跟其他很多

油画家的经历不一样,很多画家的学业多集中在一所或两所美术院校完成。而梁器奇老师不一样,他先在苏州美专毕业,然后到广西艺专等,再到中南美专而到广州美术学院,在不同年代的美术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艺术教育机构,他几乎都有过学习经历。这样的经历对他后面的艺术创作和思考有深刻的影响。这几所院校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年的广州美术学院是以“苏派”契斯卡可夫体系为主,而苏州美专则受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院)的影响较多,因此,可以理解,梁器奇曾经受教育的影响包括现代派、表现主义、印象主义、古典主义以及“苏派”的现实主义。在不同学习阶段中,他的艺术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尽管他受多种艺术流派的影响,也吸收了很多,但他始终没变的是,从内心表达、依性而为的独特的艺术思考路径。各种艺术流派通过他个人思想的消化,变成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南方两广地区的风物,通过外光的绚烂,色彩

的跳跃,在他的油画中体现无尽。他的油画,绚丽烁动,笔触跳跃灵动不拘泥于形似又不脱离形似,使得风格异常独特,融汇出中国特有的民族特色和南方气味浓厚的油画风格。

上世纪六十年代,梁器奇已经迷上了罗马尼亚艺术大家柯尔尼留·巴巴、埃乌琴·博巴的艺术。作品追求西洋的色彩运用和中国绘画的民族审美相融合,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烈的中国丹青意象和写意性技法,形成自由奔放、多变、绚丽等艺术特色,他甚至被不少人评价为广东老油画家中最“前卫”的一位。

可以说,梁器奇老师是一位很有艺术才华的艺术家,尽管这种才华经常性地得不到热捧,但他并没有太在意而一如既往地坚持,因此,越到晚年,大家开始慢慢认识他的艺术,对他的艺术评价也越发增高。前些天,得知他仙逝的消息,大家不仅纷纷怀念他的为人,怀念他的艺术,也怀念他的教学,更怀念他一直对艺术那种至诚不二的探索精神。

(采访整理梁志钦)

## 画品群向

■黎向群(艺术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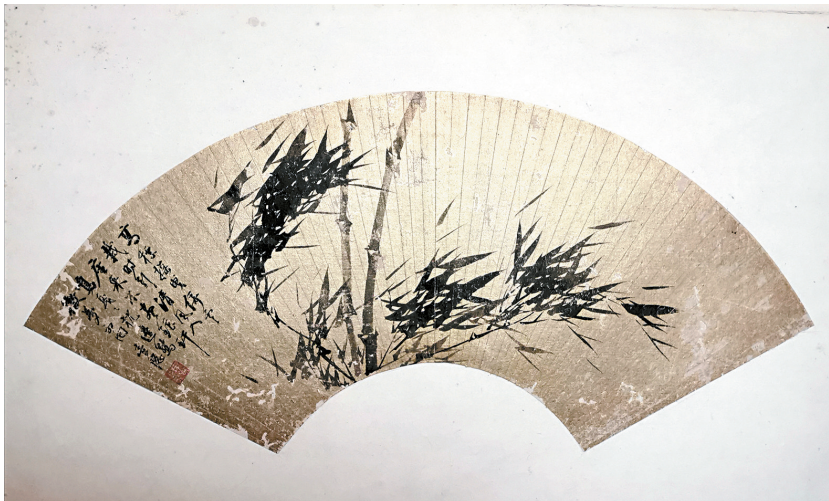
岭南天气潮湿,字画难以保存。近年,我有意收集雷州乡贤的墨迹和生平事迹,清代以还,目前,有墨迹传世者,仅有陈昌齐、陈乔森、梁成久、吴霏寥寥数人也。雷州府明代名人未见有墨迹传世者,新近发现宋家桂《风竹图》扇面,填补了明代没有墨迹传世的空白。宋家桂与黎民表的《风竹图》,均取法东坡居士墨竹法,形神兼备,得其精髓。宋家桂绘画艺术,跻身于岭南画坛,实不为过。

宋家桂,字壹隐,广东雷州府遂溪县人。附万历年例,擅长书法和文人画。

古时,写字是读书人的必修课,在文化娱乐并不丰富的情况下,写字画画作为士大夫和文人的一种雅兴,也是古代艺术教育的内容之一,以提高读书人的艺术素养。他们绘画作品被人们称之为“士夫画”、“文人画”,它始于唐代,兴盛于元明清三代。

写竹是文人画家之所好,以极高的才智观竹、友竹,寓意于竹,寄情于笔墨。最能体现文人清高的品格。在中国画中,越是简单的物象越难画出其神采。画兰最难,画竹次之。李苦禅尝曰:“一世兰,半世竹”。哪怕画一支竹竿,一片竹叶都要求有起、行、收的运笔过程,

## 明末墨竹不应忽略宋家桂



■宋家桂《风竹图》扇面

还要看其整体笔势结构和大势。

墨竹兴起很早,可追溯至唐代。张退公《墨竹记》云:“夫墨竹者,肇自明皇,后传萧悦,因观竹影而得意,故写墨君。”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萧悦,协律郎,工竹、一色。”迨至宋代,文同、苏轼的竭力提倡,文人写墨竹者越来越多,墨竹最早作为绘画的一个门类,称之“墨竹门”。元代柯九思、吴镇、李衍,明代徐渭、陈淳等人均为画竹名家。他们崇尚

清简,墨竹最能迎合这种审美情趣。

岭南在明代出现了一批文人画竹名家,他们沿袭元人崇尚清简自然的画风。2010年,广东政协等单位举办了广东历代绘画展览并出版《广东历代绘画展览图录》一书,该图录只收录了明代林良的《秋树聚禽图》、朱完的《墨竹图》、邓翘的《墨竹图》、黎民表的《风竹图》、赵焯夫的《竹石图》、陈士忠的《墨竹图》、何逢泰的《竹石图》册页七人的作品。同时代

的宋家桂《风竹图》扇面,由于他传世的作品亦不多见,此扇又流传到海外,近年才回归国内,没有收录其中,本身广东明代的绘画作品又不多见,确有遗珠之憾。从宋家桂作品风格来看,与他们取法相近,共同取法宋元人。

若虚斋度藏宋家桂《风竹图》扇面,该藏品装在大信内,封面左下印有英文“Lipman”字样,还有钢笔手写“Cling dynasty fans”字样,此扇是从海外回归的。至于如何流到海外,有两种可能:一则广州湾曾是法国租界地,法国人从湛江购得,二则华人带到国外的。扇面泥金纸本,纵18厘米、横53厘米,自题《风竹》诗:“高标摇曳倚云栽,时引清风入座来。不尽琅玕觅戛戛,枕边鹭微梦初回。壹隐”下钤:“宋家桂印”。“高标”,指高耸特立。唐代韩愈《新竹》诗曰:“高标陵秋严,贞色夺春媚。”“倚云栽”,出自唐代高蟾《上高侍郎》:“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琅玕”,形容竹之青翠。

宋家桂《风竹图》扇面,取法宋元,构图简约,寥寥数笔,便将两支竹干、三束竹叶呈现出来,青翠的竹叶,在狂风中发出“戛戛”的响声,画面笔墨与自题画诗意境相吻合。宋家桂《风竹图》,写其形影,追其神韵,使竹之物、心与表现形式三者最佳契合。

## 数钟欽欽

■梁志钦(资深媒体人)

前几天,有个朋友发来一张书法作品,并喜出望外地问,是中国书协会员的,作品是否很值钱。我看了作品,感觉还不错,劝他先别想价格的事,自己留着。毕竟在这一行久了,都清楚艺术与艺术品价格往往是不对等的,甚至会天渊之别。

那么,为什么艺术与艺术品价格会出现如此的落差?通过对艺术品行业近十年的观察,窃以为决定艺术品价格的因素,首先是作者的知名度,这几乎是共识。例如作家贾平凹的书法作品,就比不少书法家的作品要贵,但他书法的专业程度显然不是书法界里最好的。决定

## 艺术品价格跟水平高低无关

价格的第二个因素,则是社会职务,例如某美术院校或美协的主要领导的作品就比其他普通职位的作品要贵,由“职务决定价格”的评价标准在艺术市场由来已久,这也几乎是毋庸置疑的。第三,应数专业地位或者行内认可度,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艺术家,作品曾经很突出,但在行内并无多少显赫的职位或者曾经担任某重要职务,因年龄或时间因素而不再担任的,这样的艺术家作品,也会在行内受一定程度上的认可。第四个因素,也是艺术界“圈子文化”凸显的特点之一,那便是粉丝追随者决定价格。尽管前三个因素决定的价格,也都不是统一的标准,但第四种情况,那就更显得“另类”,

一些艺术品也许在行内名不见经传,也谈不上高深与独创,但却深深吸引部分“铁杆粉丝”,因此会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在粉丝圈中或许价格不错,但脱离了这样的圈,恐怕就一落千丈。

上述的四点,可以说是相对可量化或者划分类别的方法,但似乎大家都意识到一点,这里并没有提到艺术作品的本身。不得不承认,在目前艺术市场中,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恰恰是不少人忽略的因素。

在艺术品自由市场尚未形成的年代,艺术知名度往往是依靠专业机构的评价、评论家的解读以及美展的获奖来加持。然而,也有不少资深的美术理论家承认,自从艺术博览会、画廊以及拍卖

会等多种形式的机构出现之后,评价艺术品的话语就不再单一,也不再仅仅局限在艺术品本身,而演变成集知名度、社会职务、专业地位和圈子经济等多方面共同左右的综合评价体系,甚至有人提出“资产包”的概念。

也因此,不得不感慨,围绕艺术本体开展的艺术评论,目前已经在艺术传播中逐渐式微,一方面是,大众对艺术品的认可,把艺术价值本身放在了最后,另一方面,艺术评论写得再好,影响力也远不及市场的左右。

也无怪乎,朋友第一时间关心的不是作品的好与坏或者如何欣赏,而是作品能否卖个好价钱。呜呼哀哉。